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天中記卷五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王天祿

謄錄監生臣葉世倬

天中記卷五十四

明 陳耀文 撰

鹿

異名鹿牡麚牝麀其子麛其跡速絕有力麙爾雅麚牡鹿也夏至解角麟大牡鹿也麛鹿麛也𪋻鹿迹也麠大鹿也說文

律主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鹿故六月而生家語

不觸鹿有角而不能觸麞有牙而不能噬崔豹古今注
瑶光星瑶光散而為鹿江淮不祠則瑶光不明驫生鹿春秋運斗樞
純善夫鹿者純善之獸也道術得則白鹿見王者明惠及下則見瑞應圖
仁獸白鹿仁獸也色若霜雪不與他鹿為羣晉徵祥說殷仲堪上白鹿表曰白者正色鹿者景福嘉義中興書
乘鹿獻環黄帝時西王母使使乘白鹿獻環白之休符

有金方也

神鹿夏禹之時神鹿行於河水 金樓子

迎乘天子征于渞臺獵渞之獸於是有白鹿一迋乘而逆天子乘蕖黄之乘馳馬 穆天子傳

駕鹿天子西升于黎丘之陽過並公傳乃駕鹿遊乎山上

買鹿桓公問管子楚之强國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奈何對曰公貴買其鹿公即為百里之城使人載錢二千

萬求鹿於楚人楚人釋其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人賈曰
為致生鹿賜子金百斤什至金千斤管子
死不擇音晉侯不見鄭伯以為二於楚鄭子家使執訊
告子宣子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
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左傳
犄角范宣子執戎子駒支親數諸朝令諸侯之事我寡
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泄則職女之由戎子駒支曰昔
文公與秦代鄭秦人竊與鄭盟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

其上戎亢其下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襄十四

放麑兒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歸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為子傅曰夫不忍于麑又且忍吾子乎

采薇得鹿昔有女子采薇菜有所驚而走因護得鹿其家遂昌熾故屈子天問云驚女采薇鹿何祐

指鹿為馬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

為駕鹿高曰馬也王曰丞相誤耶以鹿為馬髙曰乃馬也陛下以臣之言為不然願問羣臣羣臣半言馬半言鹿當此之時秦王不敢信其目而從邪臣之言鹿與馬之異形乃衆人之所知也然而不能別其是非況于闇昧之是乎陸賈新語

鹿王楚王畋於震澤遇羣鹿約千餘王令諸軍張兩翼驅羣鹿入一大谷中谷無他道王將令弓弩並發期盡殪之忽一大鹿突圍而走至王前跪而人言曰我鹿王

也今者與其族類盡困於此谷中大王如盡取之則我之族滅絕無有遺類矣我願大王憫而釋之願自今日日獻一鹿則大王可長享而我等不至殲絕也王異之遂命諸將開道縱之大鹿遂跳躍而往鳴以呼其羣整行而出入大山去自是日有一死鹿置王所獵處僅三年王崩遂止山傍人竒其事為立廟因為鹿王廟震澤事兆

楚元王在鬱林大獵于雲夢之澤云云後吳侵楚萬鹿來月黑馳繞吳軍若萬馬奔聲吳軍驚遁楚王明日達吳

營見鹿迹無數環之一大白鹿見王叙其報恩曲折楚王乃為立廟以旌其德仍名其山曰仁鹿山谷曰仁鹿谷廟曰仁鹿廟地理志青瑣高議

殺鹿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朔時在傍曰是故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殺人一當死天下聞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有急以鹿觸之三當死上默然赦之東方朔別傳

為幣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武帝乃以白鹿皮方尺緣

以藻繢為幣直四十萬王侯朝覲享聘必為薦璧然後得行史記

玄鹿鹿千年為蒼鹿又五百年為白鹿又五百年化為玄鹿成帝時中山人得玄鹿烹而視其骨皆黒色仙者說玄鹿為脯食之壽二千歲餘干縣有白鹿土人傳千歲矣晉成帝遣人捕得其銅牌刻字在角後云寶鼎二年臨江所獻述異記

雨鹿成帝時宫中雨一蒼鹿殺而食之味甚美

三角明帝永平中三角鹿出江陵孝和帝永元中豫章
餘干得白鹿高丈九寸古今注
隨車鄭弘為淮陰太守行春大旱隨車致雨白鹿方道
俠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黄國曰鹿為吉為凶國拜賀曰
聞三公車轓畫作鹿明府必為宰相後果為太尉謝承書
劉攽云淮陰當作淮陽
白鹿甚馴辛繕字公文少治春秋詩易隱居弘農華陰
弟子受業者六百餘人所居旁有白鹿甚馴不畏人三輔

烏馴丹羽巢叔和之室鹿呈白毦擾功文之廬晉孝友傳序決錄

射子母鹿初明帝為平原王王母甄后姤文帝殺之故不立為太子嘗從帝獵見鹿子母帝射殺鹿母語明帝射其子對曰陛下既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因涕泣帝放弓矢歎曰此語一何痛哉由是帝立太子意定矣魏末傳

禁鹿高堂隆集曰近日有司宣令殺禁地鹿者身死財

產沒官有能先覺白者賞賜之此為重禽獸而賤人也鏡視鹿怪昔張盍蹹及孺甯成二人竝精思於蜀云臺山石室中忽有一人著黃練單衣葛巾到其前曰勞乎道士乃辛苦幽深於是二人顧視於鏡乃見是鹿也因問曰汝是草中老鹿也敢詐為人形也言絕即逐其鹿而走去抱朴子

逐鹿免難石勒嘗傭於臨水為遊軍所因會有羣鹿傍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老父謂勒曰向

羣鹿者我也君應為中州故相救耳

鹿怪謝鯤避地于豫章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將曉有黃衣人呼鯤字令開戶鯤澹然無懼色便於窓中度手牽之髀斷視之鹿也尋血獲焉爾後此亭無復妖怪

化鹿鄱陽樂安有人姓彭世以獵射為業每入山與子俱行後忽蹷然而倒化成白鹿兒悲號鹿超然遠遊遂失所在其子終身不復弋獵至孫復學射忽得一白鹿

乃于兩角間得道家七星符並有其祖姓名及鄉居年月焉覩之悔懊乃燒去弓矢永斷射獵列異傳不云異苑

晉咸寧中

白鹿就人晉咸和四年七月壬寅長沙郡邏吏黃光於南郡道遇白鹿驅之不去直來就光追尋光二百餘步光遂抱取遣吏李堅奉獻宋書

白鹿學陶淡侃之孫雅好導養年十五六便服食絶穀於野得白鹿子馴而養之恒與之俱往還後遂不復還家

晋中興書

紫纈青裾淮南陳氏於田種豆忽見有二女姿色甚美著紫纈襦青裾天雨而衣不濕其壁先挂一銅鏡鏡中見二鹿以刀斫獲之以為脯陶潛搜神後記

救禍項縣人姚年年十餘歲父為鄉人所殺牛後在縣署前手刃之于衆中吏捕得官長深矜孝節為推遷其事會赦得免令後出獵逐鹿入草中有古深穽數處馬將趣之忽見一翁舉杖擊馬馬驚避不得鹿令怒引弓

將射之曰此中有穽恐君墮耳令曰爾為何人翁跪曰姚牛父也感君活牛故來謝恩遂滅不見令身感冥事在官數年多惠於民 文明録

白鹿山荆山山臨江皆絶壁峭峙五百餘丈亘帶激流禽獸所不能履北岸有一白鹿浮過江行人競逐之謂至山下必得之鹿忽飛超踰岡而去故名此壁白鹿山 袁崧白鹿山詩序

孝感伍襲字世公丁父憂廬墓側有一鹿每襲哭輒依

墳而悲鳴 蕭廣濟孝子傳 丁茂字仲盧交阯人也至孝母終負

土治家列植松柏白鹿遊乎左右 廣州先賢傳 唐頌字德雅

番禺人遭喪六年廬於墓次白鹿拾食冢邊

觸網解放孫法宗每鹵鹿觸網必解放之償以錢物後

忽苦頭瘡夜有女人至云我是天使來相謝行瘡本不

關善人使者遠相及取牛糞煮傅之即驗一傅便差一

境賴之 南史

夢積鹿皮梁吉士瞻夢得一積鹿皮從而數之有十一

領及覺喜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一祿乎自其仕進所歷已久及除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心惡之遇疾不肯療普通七年卒於郡南史

被箭來投會稽孔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谷中有數百斛錢視之如瓦石不異采樵者競取入手即成沙礫曾有鹿中箭來投祐祐為之養療愈然後去

跪祈命天監中有邵文立者世以烹屠為業嘗欲殺一鹿鹿跪而流淚以為不祥鹿懷一麑尋當產育就庖衰

切同被刳割因患疾乃深自悔責舍宅為伽藍小莊嚴寺是也梁京寺記

鹿娘真山在毗陵梁時有村人韓文秀見一鹿產一女子在地遂收養之既長與凡女有異遂為女冠梁武帝為別立一觀號曰鹿娘死後入棺武帝致祭但聞異香不見骸骨葢尸解也遂葬棺于毗陵因號其葬處為真山述異記

山客津陽門詩長生鹿瘦銅牌埀注上嘗於芙蓉園護

白鹿惟王旲山人識之曰晉時鹿也上異之令左右周視之乃於角際雪毛中得銅牌子刻之曰宜春苑中白鹿上由是愈愛之移于北山字之曰山客宣室志作張果詩漢武鹿

白鹿升天唐玄宗幸溫泉見白鹿升天改會昌為昭應縣會昌解顧會昌新豐也

角八岐唐京師安國寺什元康貞觀中遊學京邑有彭田之礜先居山野見一鹿角分八岐厥形絕異撫而馴伏遂豢養之乘而致遠會無倦色以三論之文荷之於

背又以小軸係之于尾曳入上都意為戲美人皆駭觀

馬 宋高僧傳

馴墓褚無量丁母憂解職廬於墓側其所植松栢時有鹿犯之無量泣而言曰山中衆草不少何忍犯吾先塋樹哉因通夕守護俄有羣鹿馴狎不復侵害無量因此終身不食鹿肉 唐書

獻白鹿不視正元八年正月鄂州觀察使何士幹獻白鹿上曰朕初即位即上祥瑞士幹致白鹿其謂我何還

之彼當慚懼留之遠近復獻竟不視遂放於苑中焉唐會

蹄下貫環虞部郎中陸紹弟為盧氏縣尉常觀獵人獵忽遇鹿五六頭臨澗見人不驚毛斑如畫陸怪獵人不射之之獵者言此仙鹿也射之不能傷且復不利陸不信強之獵者不得已一發失鹿帶箭而去及返射者墜崖折左足

蹄下貫環胡珦為虢州時獵人殺得鹿重一百八十斤蹄下貫銅環上有篆字博物者不能識酉陽雜俎

剖鹿得珠唐寶歷中范陽節度使朱克融獵得一鹿鹿膽中得珠如彈丸黒色初軟後硬如石光明克融以為己瑞或問麻安石曰是何祥也安石曰此事自古未有請以意推之鹿者禄也鹿死是禄盡也珠初軟後硬是珠變也禄盡珠變必有變易之事衰亡之兆也自此克融言詞輕發是年五月帳下軍亂而全家被殺 祥驗集

人語開寶七年金陵苑圃中鹿忽一旦人語牧者叱之鹿亦叱牧者曰明年今日汝等俱作鬼物死圃荒凉焉

能拘我明年宋師渡江牧者俱死鬬敵死囿亦廢矣金陵志

遊牝江陵松滋枝江村射鹿者率以淘河烏脛骨為管以鹿心上脂膜作簧吹作鹿聲有大號小號呦呦之異或作麀鹿聲則麚鹿畢集蓋為牝聲所誘人得彀矢而注之南中多鹿每一牡管牝百頭至春羸瘦蓋遊牝多也及夏則唯食菖蒲一味却肥當角鮮之時其茸甚痛獵人逢之其鹿不敢逆走伏而不動獵者以繩繫其茸

截而取之先以其血來噉然後殺之鹿何其苦也與夫猳麛孔雀以有用賈害良可愍之北夢瑣言

麋畯麋千百為羣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麋畯民隨此畯種稻不耕而穫其收百倍博物記

鹿瓊鹿者仙獸常自能樂性從其雲泉至六十年必懷瓊于角下角有班痕紫色如點行或有涎出于口不復能急走矣天玄主物簿

伊尼佛書謂鹿為伊尼山谷詩照灘行郭索焚野得伊

尼般若經世尊三十二相第八相名曲腨纎圖如延鹿王一云瑿利伽羅

性驚胡居士甞言鹿性驚烈多别良草食九物餘則不甞九草者一曰葛葉及花鹿藥白蒿水芹甘草齊頭蒿山耳蘼苨也享神用其肉者以其性烈清淨也凡餌藥者勿食鹿肉以鹿常啖解毒之草也山谷

鹿市蜀郡𩓐慕山山有穴如慕之口故名高七百二十丈崖岩直峭有平地百餘步坦然方正諸山之鹿一日

一聚其中號曰鹿市（圖經）

兩頭雲南郡出茶首其音為蔡茂是兩頭鹿名也獸是鹿兩頭其腹中胎常以四月中取可以治虵虺毒永昌亦有之（博物志）

雲南郡有熊倉山上有神鹿一身兩頭主食毒草名之食毒鹿（魏宏南中志）

武陵郡西有山山有獸如鹿前後有頭常以一頭食一頭行山中時有見之者（盛弘之荆州記）

戟食鐵之獸射噬毒之鹿（蜀都賦）

鹿寨鹿夜臨宿下鹿角寨大者角両外四圍小者在中

團圍如寨今人以木倣作鹿角寨瑣碎錄　江同祖過郢州京山晚抵村驛驛人言鹿在前結寨即出觀之彌望可數里巨鹿無數四環成圍以角外向凡數十重兩麑麈處中勃跳嬉戲民田相近者悉遭蹂踐禾苗為之一空獵戶雜沓其傍云不可近近輒觸遭之者多死明旦始引去獵人操弓矢戈矛追隨之伺巨者行前稍遠乃敢捕射其稚弱亦各有所獲而還

背食字統云麤警防也鹿之性相背而食慮人獸之害

也

旅行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禮麗皮納聘

葢鹿皮也說文

鹿胎山嵊縣剡山一名鹿胎山昔有獵士陳惠度射鹿此山鹿孕而傷既產以舌舐子乾而母死惠度遂投寺為僧後鹿死處生草名曰鹿胎草浙江志

几化會稽記上虞蘭室山葛玄所隱之處有隱几化為鹿鹿鳴即縣令有罪獨異志

赤鹿張掖南山一名天山一名雪山出赤鹿足短而形大如牛肉千斤寰宇記

馬鹿陶隱居云古稱馬之似鹿者直百金今荆楚之地其鹿絶似馬當解角時望之無辨土人謂之馬鹿以是知趙高指鹿為馬葢以類耳爾雅翼

無用鹿形似馬而迅於馬豺形似犬而健於犬國有千以犬馬有用而豺鹿無用也劉子

䟡䶵遼穆宗應歷十一年夏射䟡䶵鹿于玉山䟡䶵鹿

性嗜鹹灑醮于地以誘鹿射之國語解舐作舔

麈名苑曰鹿之大者為麈羣鹿隨之皆視麈所往以尾所轉為準故名談者揮焉其尾辟塵以置於衣帛中能令歲久經色不黦以之拂氈令氊不蠧恩平郡譜云沈牛謂之田沙牛謂之磨麈謂之荒鹿謂之擢

無魂麞鹿無魂白膽善怖道書

麋茸麖茸補陽鹿茸補陰瑣碎錄

為脯麝鹿非辰屬八卦無主故道家聽許為脯陶氏書

黠獸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已也固還走而冒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偽舉網而進之麋因得矣楚策

並負子海陵沿海洲上蘆葦無際羣麋馬大迅走人欲捕之雖麑不獲蓋常兩兩並負其子而行太州志

噬虺食栢西北之麝噬虺而食栢故其香結東南山谿有松而無栢故麝不結也趙辟公雜說

固臍商汝山中多麝絕愛其臍每為人所逐勢且急即

自投高岩舉爪裂出其香就縶而死猶拱四足以固其臍李商隱詩云投岩麝退香

羊

形舉羊祥也象頭角足尾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羊在六畜主給膳也羊大則美故从大羸瘦也羊以瘦為羔羊子也咩羊鳴也羴羊臭也（說文）說文云達小羊也薛綜荅韋昭曰羊子初生達小名羔未成羊曰羜大曰羊長幼之異名（詩生民疏）大羊為羬六尺（尸子）小羊曰[illegible]

集韻

柔毛凡祭祀宗廟之禮羊曰柔毛曲禮

髯鬚主簿羊一名髯鬚主簿古今注羊而不角曰羖羊一名胡髯郎又名青烏蛟羊似羊而無角咬之毒

羊贄凡贄卿用羔羔有角而不用如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謗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羊之為言猶祥故以為贄春秋繁露譙周法訓曰羊有跪乳之禮鷄有識時之候鴈有庠序之儀人取法焉鄭氏婚禮謁文

讃曰羣而不黨跪乳有敬禮以為贄吉事之宜

六飛有人黄頭大腹出天齊政三百四歲春秋命歴序　神次之號曰皇神出淮駕六飛羊政三百歲五葉千五百歲

六角羊周成王時東夷進六角羊周厲王元年外國貢三角羊述異記

白血犬戎朝天子于雷首之河乃獻良馬四駟天子使孔牙受之曰雷水之中爰有黒牛面角黒羊白血也穆天子傳

刲羊齊攻魯魯使柳下惠于齊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齊魯之初封也相與出周南門刲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刲羊矣臣之君固以刲羊不懼矣齊侯乃解兵三百里說苑

羊舌為氏昔有攘羊者以羊頭遺晉叔向向母埋之不食後三年攘羊事發追捕向家檢羊骨肉都盡唯有古在國人異之遂以羊舌為氏

尚羔魯定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中行文子趙簡

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魯以前同贄始知執羔之貴
謀羞魯侯時欲以孔子為司徒將召三桓而議之左丘
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
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
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于深林之中故周人之謀失之
矣今君欲以孔子為司徒召三桓而謀之亦與狐謀裘
與羊謀羞哉符子
土怪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仲尼曰

吾穿井得羊何也對曰以某所聞非羊也木石之怪夔魍魎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家語魯哀公使人穿井三月不得泉得一生羊焉公使祝鼓舞之欲上於天羊不能上孔子見曰水之精為玉土之精為羊此羊肝土也公使殺羊視肝即土韓詩外傳問仲尼曰穿井獲狗何也仲尼曰以某所聞羊也搜神記植羊晉文種蒸魯子植羊非性闇蠢不辦方隅以其運大不習小務也劉子觀量篇謂剉羊皮用土和之也

羊盟齊莊公之臣王國卑與中里徼者訟三年而獄不斷恐失有罪使二人共一羊盟齊之社二子相從以羊血灑社讀王國卑之詞已盡中里徼之詞未半祭羊起而觸中里徼齊人以為神墨子

隱於屠肆屠羊說楚人隱於屠肆昭王失國說往從王王反國欲將賞說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屠羊臣之爵禄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使司馬子綦延之以三珪之位說曰願長反屠羊之肆耳遂不受

拜鄰魏文侯見宋陵子三仕不顧文侯曰何貧乎曰王見楚富者牧羊九十九而願百嘗遊邑里故人其鄰人貧有一羊者富拜之曰吾羊九十九今君之一盈成我百則牧數足矣鄰者與之從此觀焉富者非富貧非貧也符子

臧穀亡羊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事業不同

其亡羊均也莊子

荷蓧楊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耘言治天下何也曰君見夫牧羊者乎百羊為羣使五尺童子荷垂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垂而隨之則不能前也列子

格虎張儀謂楚王曰夫為從者無異驅羣羊而致生虎虎之與羊不格亦明矣今王不與虎而與羊臣竊以為

大王之計過也春秋後語鄭太對董卓驅虎兕以赴犬羊將狼貙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皓說建成侯曰令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史記

卜式牧百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上曰吾有羊在上林欲令子牧之乃拜為郎式布衣中蹻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則輒去無令敗羣上竒其言拜緱氏令

漢書

出澗郡國志云吳房堂溪有白羊淵淵水舊出山羊漢武帝封二年有白羊出此淵畜牧者禱祀之初出一羊婦人大驚拍手羊自此絕焉今欲生羊禁婦人拍手是効古也水經注同

牧讀路温舒鉅鹿人父為里監門使温舒牧羊温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寫書漢書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為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戲欷流涕時有暇即折

蒲學書忘而失羊為羊主所債育將鬻已以償之同郡郭子章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子章以兄之子妻之

叱石皇初平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忽然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道士乃問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牧羊兒姓皇字初平兒乃隨道士與初平相見語畢問羊何在在山東兄往視但見白石不見羊

平曰羊在耳兄自不見平乃往叱之曰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數萬頭神仙傳

鬼化羊南陽宗定伯夜行忽逢一鬼鬼問伯為誰伯欺之曰我亦鬼也遂為侶向宛行勸因相擔問鬼曰鬼何畏曰鬼唯不喜唾耳欲至宛便擔鬼著頭上詣宛市鬼化為羊伯恐其變遂唾之因賣得錢千五百買者將還繫之明旦見繩在時人語曰宗定伯賣鬼得錢千五百搜神記

化羊曹公收左慈慈走入羣羊中失慈之所在追者疑化為羊乃令人數羊羊本千口揀之長一口知果化為羊乃謂曰若是左公者但出無苦也有一羊跪云遽如許追者欲執之於是羣羊皆跪曰遽如許追者乃去仙傳

羊車武帝平吳後多内寵莫知所適嘗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宫人乃取竹葉揷户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胡貴嬪芳最蒙愛幸殆有專房之寵晉后妃傳宋之帝好乘羊車經諸房潘淑妃每粧飾褰帷以候并密令左右

以鹽水灑地帝每至戶羊輒舐地不去帝曰羊乃為汝徘徊況于人乎以此愛傾后宮南史后妃傳

劉毅奏羊琇乘羊車請免官詔曰羊雖無制非素乘者可如其奏太元起居注

牧羊張華少孤貧自牧羊同郡盧欽見而器之鄉人劉放亦奇其才以女妻焉晉書

質羊桓彞亡後子冲兄弟并少家貧母患須羊以解無由得之温乃以冲為質羊主甚富言不欲為質幸為養

買得郎買得郎冲小字也及冲為江州出射羊主于堂邊看冲識之曰我買得也遂厚報之

負魚石虎嘗晝寢夢見羣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浮圖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

高僧傳

投客顧霈者吳之豪士送客於昇平亭時有一沙門在坐是流俗道人主當欲殺羊羊繩斷便走來入此道人膝中穿頭入袈裟下道人不能救即將去而殺之既行

炙主人先割以啖道人道人食炙下喉炙便自走行道人皮中痛毒不可忍呼醫來針之以數針貫之炙猶動搖乃破出之故是一臠肉耳道人於是得病作羊鳴吐沫還寺少時便死（續搜神記）王克為永嘉郡守有人餉羊集賓欲讌而羊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請須臾宰羊為炙先行至客一臠入口便下皮內周行遍體痛楚號呌方復說之遂作羊鳴而死（顏氏家訓）

羊怪吳興俞亮以永明八年補護軍府吏於長眠處聞有羊聲疑為神怪竊於户窺之見其床下有一羊可高二尺毛色若丹光耀滿室續異記

夢盜入獄京兆許超夢盜羊入獄問於楊元慎曰君當得陽城令其後有功封陽城侯伽藍記

青衣乞命隋大業中長安趙文若嘗因使暫憩一驛廳上夢一青衣婦女乞命甚急文若驚寤問之乃驛長將殺青牸羊相待也即贖放之宜祥記

鬬羊王君㚟破吐蕃於青海西張説策其且敗因上嶲州鬬羊於帝以申諷諭曰使羊能言必將曰鬬而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茂量力取歡焉帝識其意納之賜縑千匹　西舍利凡曲名十有二五曰鬬羊勝驃云來乃昔有人見二羊鬬海岸強者則見弱者入山時人謂之來乃來乃者勝勢也

食頭開元末有人好食羊頭者嘗晨出有怪在門焉羊頭人身怪衣冠甚偉告其人曰吾未之神也其屬在羊

吾以汝好食羊頭故來告汝輟食則已若不爾吾將殺汝其人大懼遂不復食紀聞

食羊邠公杜悰福壽少倫日食五飡一食之費皆至萬錢京西李客見人牧羊遍滿山谷不知幾千萬口詰之自何而來自鄜夏供相公食耳指顧之際轉首恍然並無所覩乃神靈所授也中朝故事

李德裕為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嘗召一僧問已之休咎僧曰公災當南行萬里公曰南去遂不還乎僧曰當還耳公究其事對曰相國平

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當還者未盡五百羊耳公慘然而嘆曰吾師果至人且我元和十三年為丞相張公從事於北都嘗夢行晉山見山上盡目皆羊有牧羊者十數迎拜我因問牧羊者牧者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吾嘗識此夢不洩於人今者果如師之說耶後旬餘振武節度使朱遂遣使至書於公且饋四百羊公大驚即召僧告其事僧嘆曰萬羊將滿公其不還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為相國所有公

戚然不悦旬日貶潮州司馬連貶崖州司户竟没於荒裔（補録紀傳　宣室志）

一品集冥數論云余甞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惟再謫南服未甞有前知者則萬羊之説疑即杜公事而宣室志等傳聞之誤耳

蒙皮王處存以輕兵三千蒙羊皮夜布之野李全忠軍望為羣羊爭趍之（李茂勲傳）

羶根薛昭緯經巢賊亂流離絶粮遇舊識銀工延昭緯

飲食甚豐以詩謝之曰一楪氈根數十皺盤中猶更有紅鱗早知文字多辛苦悔不當初學治銀南楚新聞

請命黄載字元吉精究經史遂不復進取肆業之士多從之諸生醵會市羊以俻餼載夢一羊前跪請命晨出見羊跪伏如所夢載以己緡償諸生而畜其羊又畜一犬亦頗馴出入則羊犬聨隨潭倅夏中正為作犬羊仙序以記其事南唐書

羊生人手寧州真寧縣有牽羊教化者其羊胸前有一

手抱胸如人手有六指甲如羊頗長皆言前身為人因過惡致此縣令張元弼疑之主簿尹良臣曰此無他人與羊交耳衆人皆伏北窗記異

苦泉羊梁氏志云馮翊朝邑縣許原下地有苦泉水味醎苦羊飲之肥而肉美今於泉側置羊牧因相傳渭沙死細肋羊諺曰苦泉羊洛水漿寰宇記元和郡圖縣志

一角龍魚河圖曰羊有一角食之殺人白澤圖曰羊有一角當項土龍也殺之震死

如驢僧玄奘至西域大雪山高嶺上有一村養羊大如驢酉陽

生土拂林國有羊羔生于土中其國人候其欲萌乃築垣以環之防外獸所食然其臍連地割之絶則死惟人著甲走馬擊鼓駭之其羔驚鳴而臍絶因逐水草以一二百口為羣舊唐

大尾月氏有羊尾重十斤稍割以供食尋生如故宋膺異物志

康居出大尾羊尾上旁廣重十斤

靈羊尾大者重二十斤行則以車載羊

取脂大食勿斯離國產胡羊高三尺餘其尾如扇每歲

春時割取脂二十餘斤再縫合仍生不取則脹死又莊

浪有豢羊土人歲取其脂羊久復滿腹

二種羊有二種不可食毛長而黑壯者曰骨𦐁白而有

角者曰古羊皆羶臭發病羊之大者不過五十斤奚中

所產者百餘斤膳夫錄

龍羊龍羊出吐蕃及蜀威茂州形似畜羊而大其角繚

上重八九兩黒質而白文帶以為帶䏺其用亂犀宋祁益州方物贊

青羊千歳之樹精為青羊玄中記　罽賓國出野青羊如翠色土人食之酉陽

四種忽魯謨斯國羊有四種大尾綿羊重七八十斤其尾濶一尺餘拖地重二十斤狗尾羊如山羊尾長二尺餘鬬羊高二尺七八寸前截毛長拖地後半皆剪浄頗頗似綿羊角彎向前上帶小鉄牌好鬬好事者養之賭

博為戲（瀛涯勝覽）

毛短如犬阿丹國綿羊白毛無角於角處有兩搭圓黑甚異其項下如黃牛袋毛短如犬尾大如盤

跛牂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韓子五蠹）李斯對二世書曰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太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量豈跛牂而易百仞之高哉陗塹之勢異也（史記）

五角蜀復山郡有五角羊

䍽羊䍽羊之毅鳴不類 太玄 䍽羊大羊也

虎皮或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 楊子 吾子

淫很卞彬為禽獸決録目禽獸云羊性淫而很猪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羊淫很

謂呂文顯猪甲率謂朱隆之鵝頑傲謂潘敞狗險出謂文度其險詰如此

皂莢江東謂羖羊角為皂莢 南史陳紀

融鉄鑄鉄不銷以羊頭骨灰致之乃消融也 物類相感志

變羊萬壽年中長安百姓李審言忽得病如狂須與羊同食家人無以止求醫不效後忽西走近將百里路傍遇羣羊遽走入其内逐之者方至審言已作為一大羊於衆中不能辨認及家人齊至泣而釋之其一大羊乃

自語曰將我歸慎勿殺我我為羊快樂人何以比遂將
歸飼養以終天年

犬

犬犬狗之有懸蹄者也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狗
叩也叩氣吠以守也說文尨犬多毛也猲短喙犬也㺌犬
吠不止也獒犬如人心可使也犺健犬也狄赤犬也狡
少狗也匈如地有狡犬巨口而黑身獿獀南越名犬也
上獹韓良犬也猔鵲宋良犬也犴逐虎犬也呂忱字林守犬

為猶隴西以犬為猶猣𣰋皆多毛犬也狣猘也炤屈尾犬也何承天纂文　狗有懸蹄短尾之號殷虞晉獒並犬名也

廣雅

槃瓠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募有能得其將吳將軍搜神作吳將軍玄中記作犬戎頭者厚賞之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下令亡三月以其首來帝乃以女配之槃瓠負女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經三年生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其母後歸以狀白帝於是使

迎致諸子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今長沙武陵蠻是也後漢高辛氏有老婦居王室得耳疾挑之乃得物大如繭婦人盛瓠中覆之以槃俄頃化為犬其文五色因名槃瓠畧武溪山高可萬仞半有槃瓠石窟可容數萬人窟中有石似狗形蠻俗相傳即槃瓠也武陵記

每歲七月二十五日種類四集於廟扶老攜幼環宿其旁凡五日祠以牛彘酒鮓椎歌歡飲即還惟不用犬云辰陽風土記

逐犬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言夏后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澆而斷其頭楚詞

矩狗湯四方獻令伊尹請正南以矩狗為獻孔氏曰矩狗狗之善也

執犬周成王時渠搜國獻鼩一作鼩犬鼩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周書王會

執虎豹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豹穆天子傳

龍狗天子東征以行流沙天子之豪牛豪馬龍狗豪羊

上注龍龍茸謂猛狗或曰龍亦狗名

鵠蒼徐君宮人娠而產卵以為不祥弃於水濱孤獨老母有犬名鵠蒼獵於水濱得所棄卵銜以來歸獨母以為異覆煖之遂蝍蛆成小兒生時正偃故以為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錄取收養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後鵠蒼臨死更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偃王葬之徐梁界中今名狗壟鵠蒼或名后蒼偃王志 博物志

周狗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

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弃人用犬雖猛何為鬬且出左宣二靈公食趙盾公曰聞子之劍葢利劍也子以示我我將觀焉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盾知之躇階而走公有周狗謂之獒呼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彌明逆而跛之絕其頷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公羊注躇猶超遽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指如意跛以足逆蹋之

瘈狗宋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臣懼遂奔陳左襄十七

猘狗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猘狗之驚以殺子陽此剛猛之所致也淮南氾論

茹黄荆文王得茹黄之狗宛路之矰以畋雲夢三月不返得丹之姬期年不朝葆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出而自沈於淵荆王乃殺茹黄狗折矰放丹之姬呂覽

噬犬秦伯有齧犬弟鍼欲請之秦伯不與鍼以百兩金易之又不聽因逐鍼而奪其爵昭元事　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楚詞

吠狗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館諸箕吏人之與叔孫居放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昭二十三

作狗吠文種過范蠡之門蠡于狗洞作狗吠文種曰狗當吠人蠡乃以我為人迴車至其門入内而拜薦為越

相劉子知人篇曰范蠡于犬賓文種聞而拜之

給祭景公走狗死命外供之棺内給祭晏子諫公曰亦細物也特與左右為笑耳晏子曰孤老凍餧無食狗死有祭鰥寡不恤而死狗有棺行辟若此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而乃以為細物君其圖之公曰善趣庖治狗以會朝屬晏子春秋

蓋埋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弊帷不棄為埋馬也弊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

亦與之席無使其首陷焉檀弓

國狗吳徵會于衛子木曰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笑也而况大國乎

宋淖介闔閭里有狗宋人之駑狗也其家命之為淖逐狗不及止而望之自以為過矣莊子

韓盧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子之壯犬也東郭逡者海内之狡兎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兎極于前犬疲於後犬兎俱罷各死其

處田父見而護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頓兵獘衆臣恐强秦大楚承其後而有田父之功也戰國策

騏驥長鳴白樂昭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曹子建求自試表

昔韓盧之取兔也上覲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張敞與嚴延年書

嚴尤謂陳茂曰是猶紲韓盧而責之獲也莽傳

周嚳客謂孟嘗君臣聞周氏之嚳韓氏之盧天下疾狗也見菟而指屬則無失兔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

能得兔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說苑

迎吠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布衣而反其狗迎而吠楊布怒將朴狗楊朱曰子無朴矣向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列子

跖狗貂勃常惡田單於廟單召而問之貂曰勃然跖之狗可使吠堯非貴跖而賤堯狗自吠非其主者且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公孫子與徐子鬬徐子之狗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哉單乃任貂勃於王春秋後語

高祖詔

齊捕劓通通至上曰若何教淮陰侯反對曰然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故吠非其主史記

相狗齊有善相狗者其鄰籍之買鼠狗期年而得曰良狗也其鄰畜之數年不噉鼠以告相者曰此志在麞麋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則桎之其鄰桎其後足則狗取鼠呂氏春秋　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莊子

命狗齊有貧者命其狗為富命其子為樂方將祭狗入

於室叱之曰富出祝曰不祥家有禍長子死哭之曰樂乎而不自悲也尸子

字犬康衢長者字僮曰善搏字犬曰善噬賔客不過其門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以實對於是改之賔客復往尸文子

據掖呂后七年三月中祓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后掖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后遂病掖傷崩史記

生角文帝後五年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京房易傳曰

執政失下將害之厥妖狗生角君子茍免小人陷之厥妖狗生角（漢五行志）天狗下梁而吳楚攻梁狗生角於齊而三國圍齊

青骹　楊萬年有獵狗名青骹直百金（西京雜記）

白望　茂陵少年李亭好馳逐鷹犬皆制佳名狗則有修毫氂睫白望青曹之號（上）

與人鬭　成帝河平元年長安男子石良劉音相與同居有如人狀在其室中擊之為狗走出去後有數人被甲

持弓弩至石家良等格擊或死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其於洪範皆犬禍也漢五行志

青狗為怪占仲子婢死有女四歲數來撫循亦能為沐頭浣濯甚令人惡之道士云其家青狗為之殺之便止楊仲文亦言能知家嫗死未葬忽起飲食醉后而坐祭床上如此三四家益厭苦其後醉形露壞垣得老狗便行打死之推問乃里頭沽家狗桓譚新論搜神記以李德事同

人行桂陽太守汝南韋叔堅少時為從事其家狗忽人

立而行家中皆請殺之叔堅云犬馬喻君子狗見人行

行效之何傷叔堅為縣令還解冠榻上狗戴持走家人

驚愕復云誤觸冠冠纓挂著耳狗尋于竈前畜火家益

驚愕叔堅曰兒輩皆在田中狗助畜火幸可不煩鄰里

亦何所惡也遂不肯殺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纖芥之

異叔堅至太尉終於位風俗通

著冠靈帝熹平四年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以為

笑樂有一狗突出走入司徒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怪

配人光和四年又於西園弄狗以配人袁山松書

不吠漢末富春有桑君者養犬數年不吠孫文臺微時經此犬忽吠之桑謂文臺曰君其異相乎及貴欲報桑無祈好惟好張畢捕魚文臺為作九里畢以贈之文臺堅字也郡國志

上屋公孫淵末亡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魏志

烏狗雍闓欲絳魏說夷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膺前盡黑螨腦三斗斷木溝三丈者三千枚汝能得不夷皆從

闔 華陽國志

沾草孫權時李信純襄陽紀南人也家養一犬字曰黑龍愛之尤甚行坐相隨飲饌之間皆分與食忽一日於城外飲酒大醉歸家不及臥於草中時遇太守鄭瑕出獵見田草深遣人縱火爇之信純臥處恰當順風犬見火來乃以口拽純衣純亦不動臥處比有一溪相去三五十步犬即奔往入水濕身走來臥處週迴以身濕之獲免主人大難犬運水困乏致斃於側俄爾信純醒來

見犬已死遍身毛濕甚訝其事週迴覩火蹤跡因爾慟哭聞於太守太守憫之曰犬之報恩甚於人人不知恩豈如犬乎即命具棺槨衣衾葬之今紀南有義犬塚高十餘丈搜神記

太和中廣陵人楊生養狗甚憐愛之行止與俱後生飲酒醉行大澤草中眠不能動時冬月野火起風又猛狗周章號喚生醉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中還以身灑生左右草沾水得著地火尋過去生醒方見之他日又闇行墮空井中狗呻吟徹曉湏史有

人過怪之就視見生生曰君可出我當厚報君人曰以此狗見與便當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於已死不得相與餘即無惜人曰若爾便不相出狗因下頭目井生知其意乃語路人以狗相與人乃出之繫狗而去後五日狗夜走歸續搜神記

天公狗王姥黄龍中九歲病死自朝至暮復蘇云見一老嫗挾將飛見北斗君有狗如獅子大深目伏井欄中云此天公狗也洋明録

崖柴丁謐為尚書多所忽畧雖與何晏鄧颺同位而皆少之惟以勢屈于爽爽亦敬之言無不從故于時謗書謂臺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黙作疽囊三狗謂何鄧丁也黙者爽小字也言三狗皆欲嚙而謐尤甚魏畧

類聚作啀喍事類賦作睚眦

引衣孫峻與亮謀誅諸葛恪恪將見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頃刻乃復起犬又銜其衣恪令從者逐犬遂升車被

殺 吳志

黃耳陸機少時頗好遊獵在吳豪盛客獻快犬名曰黃耳機後仕洛常將自隨此犬黠慧能解人語又常借人三百里外犬識路自還一日至家機羈旅京師久無家問機戲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馳還取消息否犬喜揺尾作聲應之機試為書盛以竹筩繫之犬頸犬出驛路疾走向吳入草噬肉取飽每經大水輒依渡者弭毛掉尾向之其人憐愛因呼上船載近岸犬即騰

上速去如飛逕至機家口銜竹筒作聲示人機家開筒取書看畢犬又向人作聲如有所求其家作荅書内竹筒中復繫犬頸犬既得荅仍馳還洛計人行程五旬而犬往還裁半月後犬死殯之遣送還家葬機村南去機家二百步築土為墳村人呼為黄耳塚述異記　犬名黄耳崔豹古今注

三尺太康七年郊天壇下有白狗高三尺光色鮮明恒卧見人則去魏晉俗語

犀犬元康中婁縣瑤懐家忽聞池中有犬聲視之得犬子雌雄各一長老云此名犀犬得之者富晉志云搜神記

經宿失所在

的尾晉大興二年吳人華隆好獵養一快犬號曰的尾常時自隨隆後至江邊伐荻犬暫出渚次隆為大虵圍繞周身犬還便咋虵虵死隆僵無所知犬彷徨涕泣走還船復反草中同伴怪所以隨往見隆悶絶將歸家二日犬為不食隆復蘇乃始進飯隆愈愛惜同於親戚

地狼大興四年廬江灊縣何旭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一母犬青蠶色狀甚羸瘦走入草中不知所在視其處有二犬子一雄一雌哺而養之雌死雄活及長為犬善噬野獸其後旭里中為蠻所沒晉五行志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尸子掘地得犬名曰賈夏鼎志

烏龍會稽張然滯役有少婦無子唯與一奴守舍奴遂與婦通然素養一狗名烏龍常自隨婦奴欲謀殺然盛作飯食婦然然與君當大別離君可彊噉奴已張弓拔

刀須然食畢然涕泣不能食以肉及飯擲狗祝曰食汝經年吾當將死汝能救我否狗得飡不噉唯注睛視奴然拍膝大喚曰烏龍犬應聲傷奴奴失刀伏倒地狗咋奴頭然因取刀斬奴以婦付官殺之搜神記 章善俊挾一犬號烏龍後化龍乘之飛昇而去續仙傳 韓渥詩洞房深閉不曾開橫卧烏龍作妬媒

守死訴寃安帝義熙年譙縣崔仲文與會稽石和俱為劉撫君吏仲文養一犬以獵麞鹿無不得也和甚愛之

乃以丁奴易之仲文不與和及仲文入山獵至草中殺仲文欲取其犬犬齧和守其主尸爬地覆之後諸軍出獵見犬守尸人識其主因還啟劉撫軍石和假還至府門犬便往齧衣號吠人復白撫軍曰此人必殺犬主因録之撫軍栲問果得其實遂殺石和廣古今五行記

夢咋張天錫在凉州夢一緑色犬甚長從南來欲咋天錫林上避之乃墮地后苻堅遣苟萇著緑地錦袍從南來攻未入門大破之李彦集異傳

歌梅花嘉興縣朱休之有一弟宋元嘉中兄弟對坐家有一犬來向休之蹲遍視二人遂搖頭而笑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故復可奈汝明年何其家驚懼斬犬榜首路側至來歲梅花時兄弟相鬬並被囚係經歲得免至夏舉家時疾兄及弟皆死述異記

大毦狗宋袁粲父子以舉兵為齊所害有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于汝有恩故冒難歸汝奈何欲殺郎君以求小

利若天神有知我見汝滅門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大㲘狗戲如平常經年餘鬬塲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于庭噬殺之少時妻子皆沒此狗即袁郎所常騎也南史

廣古今記其妻子皆沒于狗

白靈陶弘景云裴真君好養白犬白鷄犬名白靈鷄名白精學道之士或居山林此可以辟邪

目犬北齊徐之才與朝士出遊遥望羣犬競走諸人令目之之才厲聲曰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為逐李斯東走

為負帝女南徂本傳

波斯狗南陽王綽始十餘嵗留守晉陽愛波斯狗尉破胡諫之欻然斫殺數狗狼籍在地破胡驚走不敢復言後在定州有婦人抱兒在路走避入草綽奪其兒飼波斯狗婦人號哭綽怒又縱狗使食狗不食塗以兒血乃食焉北齊

赤儀齊高緯以波斯狗為赤虎儀同逍遙郡君飼以粱肉食縣邑常於馬上設蹬褥以抱之三國典畧高思反與諸

貴書云駁龍得儀同之號逍遥受郡君之名犬馬班位榮冠軒冕北史後主時為開府儀同雌者有夫人郡君之號隋五行志

取箭北齊廣寧王孝珩嘗畜一犬守外人不得趨近孝珩每射令其取箭亦解呼召左右韋衣而進三國典畧

還家犬吠徐勉為侍中時師方侵魏候驛填委勉參軍動經數旬一還家羣犬驚吠勉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也梁傳

抱犬義陽朱詹好學家貧累日不爨乃時吞紙以實腹寒無氊被抱犬而卧犬亦饑虛起行盜食呼之不至哀聲動隣猶不廢業卒成學士為孝元所禮顔氏家訓

黄蒼張彪敗後與妻楊氏去唯常養一名黄蒼狗左右前後未曾捨離乃還入若邪山中沈泰説陳文帝遣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並圖其妻彪眠未覺黄蒼驚吠劫來便嚙一人中喉即死及彪被害黄蒼號呌彪屍側宛轉血中若有哀狀昭達殯彪喪墳塚既畢黄蒼又俯伏

塜間號𠮟不肯離　南史

銜兔張元性仁孝幼時村陌有狗子為人所棄者元見即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為將更棄之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之生殺自然之理今為所弃而死非其道也是以收養之叔父感其言遂許焉未幾有狗母銜一死兔置元前而去　後周書

持齋文帝時魏州四月八日立舍利塔有一黑狗耽耳白胷於舍利塔前舒左股屈右脚見人行道即起行道

見人持齋亦即持齋非時與食不食唯欲得飲净水至後日旦起解齋與粥始喫且寺内先有數箇猛狗但見一狼狗無不競來吠齧若見此狗入寺悉皆低頭掉尾

隋書

銜燭唐武德中高昌王文泰獻狗雄雌各一高六寸長尺餘性甚慧能曳馬銜燭云本出拂菻國中國有拂菻狗自此始也舊唐通典

五狗武三思嘗與宗楚客兄弟紀處訥崔湜井元東相

驅煽王同皎周憬張仲之等不勝憤謀殺之為冄祖雍宋之遜李悛所白皆坐因逮染五王而崔湜遣周利貞就殺之時人號祖雍姚紹之等五人為三思五狗

脫禍神龍時唐休景為相有門僧出言多中一日謂休景曰公有大禍不遠數月然可以禳之公懼而問計僧曰可於里宂官中孤寒有才幹者用為曹州因得張君為之乃問所為僧曰張君赴部之時當令求二犬高數尺而神駿者張到郡即求得二犬高四尺獻之休璟大

悅召僧視之僧曰極善育后旬日有二刺客為犬所嚙而斃宣室志

作人言宗楚客家畜一犬一日忽戴楚客冠人立楚客恕曰畜類敢作妖僭越犯分即殺之犬作人言曰公亦作妖僭越犯分亦即見殺未幾韋氏敗楚客被斬

孝順魏元忠嘗呼蒼頭未應犬輒代呼之元忠曰此孝順狗也乃能代我勞後亦無恙廣異記

知難劉巨麟開元末為廣府都督在州恒養一丈雄勁

多力犬至馴附有異於他巨麟常夜迎使犬忽遮護不欲令出巨麟亦悟曰犬不使我行耶徘徊良久人至白使近巨麟叱曰我行部從如雲寧有非意之事使家人闢犬而出上馬之際犬亦隨之忽咋一從者喉中項之死巨麟驚愕搜死者懷中得利七首初巨麟常鞭箠此僕故修其怨私欲報復而犬逆知之是以免難(摭異記)

人性裴令公度性好養犬凡所宿設燕會處悉領之所食物餘者便和椀與犬食時子壻李甲見之數諫裴公

曰人與犬類何惡之甚犬正食見李諫乃棄食以目視李而去裴令曰此犬人性必讐於子竊慮之李以為戲言將欲午寢其犬乃蹲而向李李見之乃疑犬讐之犬見未寢又出其戶李見犬去後乃以巾櫛安枕多排衣服以被覆之其狀如人寢李乃藏於異處視之逡巡犬入其戶將謂李已睡乃跳上寢床當喉而嚙嚙訖知謬犬乃下床憤跳號吠而死集異記

小狸鄱陽人張朝為猛獸所搏噬其家犬名小狸救之

獲兔 南部新書

青花捧硯者裴至德家僮也其母曰春紅配騶人高璠而生一歲時有畢脚犬曰青花忽來噬兒陰食之至德有良藥封之愈明年夏青花復併兒夘又食訖工以前藥傳之及愈為宦者焉字之曰捧硯委以內堅之職

花鵲僖宗朝宰相王鐸所愛畢脚犬曰花鴨有刺官匿于梁上為犬所覺而免

吠雲 杜光庭犬名吠雲可行萬里

肖像寧德大學生黃岳者乾寧中王審知節度武威軍累辟不為動及審知據閩必欲起之岳投淵而死其父母妻子二弟一白犬俱赴水死馬偽使者宗舒趙田四人亦死邦人哀之俱肖像祀之廟稱忠烈王云（福寧州志）

桃花淳化中合州貢羅江犬甚小而性慧帝馴擾于御榻之側每坐朝犬必掉尾先吠人乃肅然太宗不豫犬不食及上仙犬號呼涕泗以至疲瘠章聖初即位左右引令前導嗚吠徘徊意若不忍章聖令諭以奉陵即掘

尾飲食如故詔造大鐵籠施素裀置鹵簿中行路見者隕涕后因以斃詔以斃葢葬於熈陵之側李至作桃花犬歌以寄史官錢若水末句云白麟赤鳯且勿喜願君出此懲浮俗古今詩話

送歸康定中侍禁李貴為西邊寨主妻為昊賊虜去家中一白犬頗馴擾祝之曰我聞犬之白乃前世為人也爾能送我歸乎犬俯仰如聽命即裹粮隨之有驚則引伏草間渴即濡身而返凡六七日出賊境其夫無恙朝

廷封崇信縣君江隣幾雜記　慶歷中渭州巡檢張殿直事同

回家後夫妻朝暮所食必分三器一以飼犬括異志

羅江慶歷中衛士有變震驚宫掖臺官宋禧上言蜀有

羅江狗赤而尾小者其警如神願養此狗於掖庭以警

倉卒時謂之宋羅江東軒筆録

渠來虞經臣策元祐時為給事中初入臺值都城開渠

忽有異犬自渠中出直入其家熟服若素畜養者家人

輩愛之名曰渠來但無事惟喜睡至或亂毀簾幃窓牖

之類則經臣必有遷改錫典之慶自爾每遇慶事則飼以肉一斤必欣喜跳躍然後食之以為常凡數年經臣敗前一夕渠來亦死

靈犬楊光遠之叛青州也有孫中舍者居圍城中族人在西州別墅城閉既久內外隔絶食且盡舉族愁嘆有所畜犬徬徨其側似有憂思者中舍因囑曰爾能為我至庄取米耶犬搖尾若應狀至夜置一布囊并簡置犬背上犬自水竇出至庄鳴吠居者開門識其犬取簡視

之令負米還未曉入城如此數月以至城開孫氏闔門賴以不餒孫氏愈愛畜之後數年斃葬於别墅之南至其孫彭年語龍圖趙師民刻石表其墓

義犬咸溪童鏞家畜二犬一白一花共出一母性狡獪善知人意後白者雙目俱盲弗能進牢而食主家作草窩卧于簷外花者日含飯吐而飼之夜則卧于其傍白者既死主憐之埋於門前山麓間花者朝夕往埋所遶數匝若拜泣狀卧其旁少頃始返建寧志

齧殺宣和五年京師城北乃官民牧羊地忽有野犬不知所從來入羊羣中嗚吽左右前後諸犬皆往聚會一羊間一犬黑白交映至次日城内外諸犬畢集或縛者并斷索而來凡擾擾兩日犬多羊少皆齧殺其羊識者知為不祥後果有靖康北狩之禍宣靖妖化録

烏喙蘇子瞻耳得吠犬名烏喙甚猛而馴闕遷合浦過澄邁泅而濟路人皆驚本集

青鸇犬則青顫白鵲飛龍虎子馴良揵警難伸易使也

周處風土記

駮犬波斯國多白馬駮犬或赤日行七百里者駮犬今所謂波斯犬也舊唐

如驢罽賓犬狗大如驢赤色數里揺靴以呼之郭義恭廣志

南斗犬犬虎文南斗君犬也畜之可致萬石黑犬白耳大王犬也畜之令富貴黑犬白前兩足宜子孫白犬黃頭家大吉黃狗白尾代有衣冠黃犬白前兩足利人雜五行

尾龍黑狗白頭耳長卷尾龍也白澤圖

豺跪狗豺之舅豺遇狗輒跪如拜狀酉陽

鷹背唐伯剛云北方凡皂雕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窮巢探卵多寡若三枚必設圍以守之及其出一乃狗也取而飼養之長則獻于朝廷與常狗無異但耳上多羽毛耳田獵之際鵰則上飛狗則陸行所逐同至名曰鷹背狗東園客談

遼鵰巢中生獵犬性識頗異每獵而獲十倍常犬然極難得使遼録

狗國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為犬嘷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為狗女為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與其筯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筯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銜而歸則不能追矣其說如此五代史四夷附録

嗺嗺管仲寢疾言于桓公曰東郭有狗嗺嗺且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謂牙牙等之不可用也管子

狺狺豈不欝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而

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九辯

猪

參軍猪一名參軍一名豕豕曰剛鬣禮云豚曰腯肥豕生子多謂之縱古今注

異呼豬燕朝鮮之間謂之豭關東西謂之彘或謂之豕南楚謂之豨其子或謂之豚或謂之貕吳揚之間謂之豬子方言

梁州以豕為豬河南謂之彘吳楚謂之豨漁陽以大豬為豝齊徐以小豬為豵豟白豕黑頭也豱豕奏

毛也何承天纂文

豰小豝也豯豝生三月也豵豝生六月也或曰一歲曰豵豝牝豕豶羠也豕豣三歲豕豭壯豕也豬豶也上谷名豬曰豭豷豕息也豢以穀圈養豕也說文

大豕為豟五尺尸子

寢檜豕所寢檜郭云檜郭所卧蓐方言云其檻及蓐曰檜舍人曰豕所寢草名為檜某氏曰臨淮人謂野豬所寢為檜李巡曰豬卧處名檜檜是所居之處爾雅疏

四月生斗星時散精為彘四月生應天理春秋說題辭

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淮南子
人立而蹄齊無知殺其君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遇賊于門遂殺之而立無知左莊八
封豕昔有仍氏生女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婪無厭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昭二十八
婁豬衛靈公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

孟子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旣定爾婁猪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定十四

烹豚孔子窮陳蔡之間藜蒸不糂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所由來即食之墨子

佩猳子路所鄙好勇力冠雄鷄佩假豚凌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史

牢筴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

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食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莊子

弗䫈子車氏之豭其色粹而黑一産三豚其二如之其一則駁而白惡其弗類于已也齧而殺之其同於已也字之惟恐傷也子華子

視性韓昭釐侯見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昭釐侯令官更之官以是豕來也昭釐侯曰是非嚮者之豕邪官無以對命吏罪之從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

也申不害聞之曰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聦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視也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聦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當也

魯津伯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豕曰養奚若使曰豕也非大圂不居非人使不珍今年百二十矣人謂豕仙王乃命豕宰養之十五年大如沙犢足如不勝其體王異之命衡官橋而量之折橋豕不量又命水官舟而量之其重千鈞其巨無用燕相謂王曰奚不享之王乃命宰夫

膳之豕既死乃見夢於燕相曰造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檝吾患其生久矣仗君之靈得化吾生始得為魯津之伯而浮舟者食我以粳糧欣君之惠將報子焉後燕相游于魯津而赤龜銜夜光而獻符子一云奉璧

相彘留長儒以相彘立名史記

養猪商丘子有養猪法卜式有養羊法博物志

牧豕公孫弘菑川人少時為獄吏有罪家貧牧豕海上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記漢書

衘䶉昭帝時燕王宫永巷中豕出圂壞都竈衘其䶉六七枚置殿前漢五行志

遼東豕朱浮為幽州牧與彭寵書曰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

賤事吳祐字季英年二十喪父獨居家無儋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

二十石子而自業賊事縱子無耻奈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後傳

售猪過直公沙穆嘗養猪有病使人賣之於市語之言如售當告買者言病賤取其直不可言無病欺人取貴價也賣猪者到市即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穆怪之問其故齎半直以還買猪者買者辭不取穆棄錢而去謝書

養猪嘍嘍五門子孫凡民之伍决録馬氏兄弟五人共作五門客舍養猪賣豚故民謂之曰苑中三公鉅下二卿

五門嚄嚄但聞豚聲 注

驅豕入 孫期濟陰人少為諸生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遠人往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人讓黄巾賊起過其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辟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黄琬特辟不就終於家 皇甫

徽猪司馬徽字德操時人呼為水鏡嘗有人妄認徽猪徽便推猪以與之後數日亡猪者得其猪既以猪還徽

乃叩頭自責嶶又厚謝董正別傳

人語莎車王殺于闐王于闐大都末出城見野豕欲搏之乃人語曰無殺我我為汝殺莎車將軍都末異之即與兄弟共殺莎車王張璠漢記

蒸豕尤美王濟性豪侈帝幸其家供饌甚豐蒸豚尤美上問其故對曰以人乳蒸之上色不平食未畢而去晉書

犬豕交劉聰末年犬與豕交有豕著進賢冠升聰坐犬冠武冠帶綬與豕并升俄而鬬死殿工宿衛莫有見其

入者晉五行志

接飲阮咸至宗人間共集不用杯觴斟酌以大瓮盛酒圓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羣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晉書

進犺郭子曰劉道真少時嘗漁釣草澤善歌嘯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乃殺犺以進道真食盡嫗又進一犺又食半餘半還之後道真為吏部郎嫗兒為小令史道真乃超用之兒不知所由問母而後知之於是齎牛酒以

詣道真笑曰去去無復相報

繫金鈴吳中有一士大夫於都假還至曲阿塘上見一女子甚美留其宿士解臂上金鈴繫女臂令暮更來女遂不至使人求都無此色過猪圈見一母猪臂上繫金鈴志怪

為妖李汾撫琴于四明山月夜有女子至端正無比惟覺口帶高緇黑色留宿極歡汾偷女子青氊履子一隻女泣求不與及明見鮮血滿地驗履乃猪蹄殼也汾惶

駭尋血至山前張氏涸中見一牝豕後足已刓一蹙豕視汾瞋目咆哮如有怒色汾以事白張叟叟即殺之汾即棄山院别遊他邑搜神記誌怪録尹縱之事同

猪王廢帝狂悖無道囚諸父殿中以明帝肥壯用竹籠盛而稱之號為猪王嘗以木槽盛飯内諸雜食攪令和合掘地為坑穽實之以泥水倮明帝内坑中和槽食置前令太宗以口就槽中食用之為歡笑時廷尉劉矇妾孕臨月迎入後宫冀其生男欲立為太子太宗嘗忤旨

帝怒乃倮之縛其手脚以杖貫手脚内使人縛付太官曰即日屠猪休仁笑謂帝曰猪今日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猪取其肝肺帝意乃解曰且付廷尉一宿出之宋書休仁傳

乞命有劉胡者兄弟四人以屠為業永安年中胡殺猪猪忽唱乞命聲及四鄰鄰人謂胡兄弟相歐鬭而來觀之乃猪也即舍宅為歸覺寺合家人入道焉伽藍記

相亂陸逞為京兆尹都界有豖生數子經旬而死其家

又有獖遂乳養之諸豚賴之以活時論以逞仁政所致後周書

豕語開皇末渭南有人寄宿他舍夜中聞二豕對語其一曰歲將盡阿耶明日殺我供歲何處避之一荅曰可向水北姊家因相隨而去天將曉主人覓豕不得意是宿客而詰之宿客言狀主人如其言而得豕隋五行志

化為異猪安祿山嘗夜宴醉卧化為異猪而龍首左右遽言之玄宗曰猪龍也無能為者祿山事跡

犯主饒陽李瞿曇勲官番滿選夜夢一母猪極大李𠊓
槃占之曰母猪犯主也君必得犯主數日
烏金洪州有人畜猪以致富因號猪為烏金
烏將軍郭元振開元中下第自晉之汾夜行失道有宅
門宇甚峻堂上燈燭而悄無人俄聞女子哭聲公曰人
耶鬼耶曰妾鄉有烏將軍能禍福人每歲鄉人擇美女
嫁焉父利鄉人之金潛以應選醉妾此室而去將軍二
更當來公大憤曰吾力救不得當殺身以狥女未久車

馬駢闐紫衣吏入復走曰相公在此既而將軍入公出揖曰聞今夕嘉禮願為小相將軍喜而延坐公取佩刀斫其腕而斷之將軍失驚而走天明視其手乃猪蹄也俄聞哭聲漸近乃父母舁櫬而來將收其屍公具告焉乃令鄉人執弓矢尋血而行入大冢中見大猪無前蹄走出而斃公納其女為側室

識豕語咸通初有渤海僧隆多羅者寓于西明精舍能通鳥獸之言一日秋暑方炎與朝客數人將納凉于城

西别墅路逢牝豕引諸豚而行咯咯有聲一朝士戲云此猪有語否僧曰巨彘顧諸雛云行行向前樹陰下吃妳料其不遠當遇官槐而止且飼羣子矣偵之果然闕史

勃賀僧辨聰遊五臺將還京師有老僧託書書其上題云東京城北尋勃賀分付僧竊啟封眎之云度衆生畢早來苟更强住切恐造業復封之至京尋訪不見其人一日於五丈河側見一小兒逐一大猪名勃賀屠者趙氏猪能令羣猪不亂逸愛食薄苛故以名僧試呼其名

以書投之豬遽食其書人立而化僧徑之五臺訪其老僧亦化去矣洞微志

隨聲逐狶今觀宰司之取士也有似于司原之佃也昔有司原氏者燎獵中野鹿斯東奔司原縱譟之西方之衆有逐狶者聞司原之譟也競舉音而和之司原聞音之衆則反輟已之逐而往伏焉遇夫俗惡之狶司原喜而自以為獲白瑞珍禽也盡芻豢單囷倉以養之豕俛仰嚘咿為作容聲司原愈益珍之居無何烈風興而澤

雨作灌巨豕而惡塗渝遂駭懼真聲出乃知是家之艾豭耳此隨聲逐響之過也潜夫論

䶩䶩食狗彘不擇䶩䶩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鳳凰高翔千仞之上故莫之能致淮南說林

石猪嵴蛉縣有石猪圻長谷中有石猪子母數十頭長老傳言夷昔牧此一朝化為石迄今夷人不敢往牧

鄭頡豕北狄渤海俗所貴者曰鄭頡之豕

豢豕豢豕者翁為調糠而媪為擇之蝨豈愛豕哉利其

肉也

猫

蒙貴猫目睛旦暮圓及午豎歛如綖其鼻端常冷唯夏至一日暖其毛不容蚤虱黒者闇中逆循其毛即若火星俗言猫洗面過耳則客至楚州射陽出猫有褐花者靈武有經叱撥猫青驄色者猫一名蒙貴一名烏圓平陵城古譚國也城中有一猫常帶金鎖有錢飛若蛺蝶士人往往見之酉陽

猫鬼獨孤陁性好左道其外祖母高氏先事猫鬼轉入陁家每一子日夜祠之猶鬼所殺人取其財物置於所事猫鬼家鬼若降人則面正青若被牽曳陁後敗免死

（北史）隋大業之季猫鬼事起家養老猫為厭魅頗有神靈遞相誣告京都郡縣被誅戮者數十餘家蜀王秀皆坐之隋室既亡其事亦寢（僉載）

死顧作高宗廢王后及蕭良娣蕭罵曰阿武狐媚翻覆至死百十願生得一日為猫阿武為鼠吾扼其喉以報

今日即足矣武后聞之不說約六宮不許畜猫舊唐書

李猫李義甫柔而害物時謂之李猫舊唐新唐作人猫　李德柔任大理少卿持法甚峻忌刻便佞時號李猫兒本無學術詐稱博聞每呼馬為韓盧樂工為伶倫諂佞為謇諤以此貽譏於世南唐近事

搏食鸚鵡武則天習猫使與鸚鵡共處出示百官傳觀未遍猫飢搏鸚鵡食之太后甚慙

猫犬互乳河東孝子王燧家猫犬互乳其子州縣上言

遂蒙旌表乃是猫犬同時産子取猫兒置犬窠中取犬子置猫窩内飲慣其乳遂以為常殆不可以異論也衆載

夢伏堂限薛季昶為荆州長史夢猫兒伏卧于堂限上頭向外以問占者張猷猷曰猫兒者爪牙伏門限者閫外之事君必知軍馬之要未旬月除桂州都督嶺南招討使

失猫唐裴寛子諝素好談諧為河南尹有婦人投狀争猫兒狀云若是兒猫即是兒猫若不是兒猫即不是兒

猫謂大笑判狀云猫兒不識主傍我搦老鼠兩家不須爭將來與裴諝遂納其猫兒爭者皆哂之開元傳信記

同乳朱泚上言隴州將趙貴家猫鼠同乳不相為害詔遣中使示於朝常衮率百僚慶賀崔祐甫獨否中官詰其故答曰此物之失常也上奏言禮云迎猫為其食田鼠也今對鼠不食無乃失于性乎且猫受人養育職既不修亦何異于法吏不勤觸耶疆吏不勤捍敵以玆稱慶臣所未詳代宗深嘉之舊唐

相乳司徒馬燧家猫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母死焉有二子其一方乳其子銜而乳之若其子韓文

猫精連山張大夫抟好養猫衆色備有皆自製佳名每視事退至中門數十頭曳尾延頸盤接入以綠紗為帷聚其内以為戲或謂抟是猫精南部新書

人言左軍容使嚴遵美閹官中仁人也甞一日發狂手足舞蹈傍有一猫一犬猫忽謂犬曰軍容改常也顛發也犬曰莫胥他從他俄而舞定自驚自笑且異猫犬之

言遇昭宗播遷乃求致仕北夢瑣言

苗介立成自虛雪夜于東陽驛寺中遇苗介立吟詩曰為熟食肉主恩深日晏蟠蜿卧錦衾且學志人知白黑那將好爵動吾心次日視之乃一大駮猫兒也傳奇

白老建州刺吏月下見七八白衣人長不盈尺男女雜坐而飲一人曰今日甚樂然白老將至奈何因哭入溝中數月後罷官新政家有猫名白老於堂西得白鼠七八枚食之搢神録

善記猫事江南二徐大儒也後主岐王六歲時戲佛像前有大琉璃瓶為猫所觸仆然墮地因驚得疾薨詔鍇為墓誌鍇謂鉉曰此文章雖不引猫兒事非故實凡頗記不鉉為疏二十事鍇曰適已憶七十餘事鉉曰楚金大能記明旦又云夜來復得數事凡撫掌而已邵思野說

兆祥鄱陽龔冕仲自言其祖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其家衆妖競作乃召女巫徐姥者使治之時尚寒有一猫正卧爐側家人指謂姥曰吾家百物皆為異不為異者

獨此猫耳於是猫亦人立拱手而言曰不敢姥大駭馳去後數日捷音至二子皆高第矣知妖異未必盡為禍也 續墨客揮談

負債為猫和州烏江縣升中寺僧有負主僧今久而不償病且革誓為畜産以報既卒主僧晝寢夢病僧披衣槃跚入床下覺而異之須叟猫生一子稍長極馴擾其重七八斤每客至則歡迎走報見非其人者輒謹隨入有知呼其名必前怒噬至主僧呼則昂首號呌若求隱

其事者（泊宅編）

章惇為猫宋有盧仙姑者指猫而問蔡京曰識之否此章惇也其意葢以諷京

仙哥河南永寧天壇山中岩有仙猫洞世傳燕真人丹成鷄犬俱昇仙猫獨不去人嘗見之就洞呼仙哥則聞有應者（山川紀異）

澡洗世俗稱六月六日猫犬澡洗之候

鼠

應星玉衡星散而為鼠運斗樞

仲能玉策記稱鼠壽三百歲滿一百歲者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也抱朴子

毀郊牛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左傳

蚕風雖細困於安寢鼷鼠雖微猶毀郊牛魏文與王朗書

鼷鼠甘口鼠也食牛齒盡而牛不覺

畏人齊侯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

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襄二十三

社鼠桓公問管仲曰治國奚患對曰最苦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社木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燻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陁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韓子外儲說晏子作景公同

社鼷

不灌屋鼠不薫何則所託者然也漢中山王傳馬成人之巨蠹久依成社不畏熏燒虞延傳

鼠璞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璞周人乃懐璞問鄭賈曰欲買璞乎賈曰欲因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尹文子

馬屎為靈薪老鼠為玉璞上清經

厠鼠李斯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厠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嘆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

矣在所自鼠耳史記

首鼠田蚡怒謂韓安國曰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為首鼠兩端注首鼠一前一郤也漢灌夫傳

掠鼠張湯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本傳

鼠舞宫門漢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黄鼠銜其尾舞

王宫端門中王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時燕剌王旦謀反將死之象也其月發覺伏辜京房易傳曰誅不原情厥妖鼠舞門

不容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楊惲上書訟延壽郎中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惲曰事何容易硜硜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真人所謂鼠不容穴坐銜窶藪也漢書

鉅鼠翟方進傳王莽詔誣劉信云父東平王王雲不孝

不謹親毒殺其父思王名曰鉅鼠前書

鼮鼠竇攸治爾雅舉孝廉為郎世祖與百僚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熒熒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羣臣莫能知者攸對曰鼮鼠也詔問何以知之攸曰見爾雅詔案視書如攸言賜帛百匹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竇氏家傳終軍事同見爾雅註何承天纂文

唐鼠唐鼠形如鼠稍長青黑色腹邊有餘物如腸時亦汚浴名易腸鼠昔仙人唐昉拔宅升天鷄犬皆去惟鼠

墜下不死而腸出數寸三年易之俗呼為唐鼠唐異錄記

房升仙鷄狗並去惟以鼠惡不將去鼠悔一月三出腸也博物志

鼠乃感激以月晦日吐腸胃更生水經注

鼠嚙馬鞍公子蒼舒早惠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為鼠所嚙庫吏懼罪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慮不免冲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首冲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嚙者繆為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冲對曰世俗以為鼠嚙衣者其主不吉今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

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況馬鞍懸柱乎一無所問魏志

逐鼠丸王肅以銅為逐鼠丸晝夜自轉酉陽

人言魏齊王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為襄邑長有鼠從穴出語曰王周南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穴後至期更冠幘皂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當死又不應鼠復入穴斯須更出語如前日適欲中鼠入須臾復出出復入轉更數語如前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

絶顛蹙而死即失衣冠取視具如常鼠幽明録及宋五行志列異傳

死王樂生鼠陳安世年十三初為管叔本客得道叔本年七十猶拜安曰得道者當師吾不羞弟子之禮矣死王樂生鼠雖為帝王死不及生鼠抱朴子

愛鼠行跡晉簡文為撫軍時床上塵不聽拂見鼠行跡視以為佳有參軍見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殺之撫軍不悅門下起彈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懷今復以鼠損人無乃不可乎世說

鼠市大興中衡陽區紇作鼠市四方丈餘開四門門有一木人縱四五鼠於中欲出門木人輒以椎椎之晉陽秋

射鼠宋南熊王劉義宣鎮荆州府吏蔡鐵善卜宣射得一白鼠置函中乃召鐵使卜之鐵兆成笑曰允色之鼠背明户彎弧射之絶左股鼠孕三雄而兩堆若不見信剖腹而立知公乃使剖鼠腹皆如鐵言即賜錢一萬述異記

唐袁天綱子客師高宗置一鼠於匳令術家射之皆曰鼠客師曰雖實鼠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

史

捧朱景平中東陽大水永康蔡嘉夫避住住南壟夜有大鼠浮水而來伏喜夫奴床角奴慇而不犯每食以餘飴與之水勢既退喜夫得返故居鼠以前脚捧青囊褁三斤許珠著奴床前啾啾狀如欲語從此去來不絕 異苑

養鼠呼名齊永明中會稽鍾山有人姓蔡不知名山中養鼠數十頭呼來即來遣去便去語狂易時謂之謫仙 南齊高逸杜京產傳

捕鼠齊爵林王夜中與宦者共刺鼠至曉每夜輒得十
藍子金樓東昏侯在東宮嘗夜捕鼠達旦以為笑樂南史紀
鼸靴北齊平原太守蘭陵蕭悉達服帶為鼠嚙楊遵彥
以俗事戲之曰當還官未幾除家令尋失官鼠後嚙其
靴遵彥曰當復得官悉達曰鼠便為吏部尚書何關人
事談藪
噬衣李曉字仁略魏太尉虔子學涉有里理釋褐員外
侍郎爾朱榮之害朝士將行曉衣冠為鼠所噬遂不成

行得免河套之難北齊二十一

失窟蘇徵仕汜水縣令舉止輕薄郎中張元一目為失

窟鼠僉載

小人天寶末御史中丞畢杭為魏州刺史陷於祿山賊

中尋欲謀歸順而未發數日於庭中忽見小人長五六

寸數百枚遊戲自若家人擊殺明日羣小人皆白服而

哭載死者以喪車凶器一如士人送喪之備仍於庭中

作塚塟畢遂入南牆穴中甚驚異之發其冢得一死鼠

乃作熱湯沃中久而掘之得死鼠數百枚後十餘日杭以事不尅一門遇害廣異記

西閣舍人李知微夜遊文成宫下初月微明見數十小人皆長數寸聚立古槐下有一紫衣者擁侍十餘輩悉稍長有一人白長者曰某當為西閣舍人一人曰某當為殿前録事一人曰某當為司文府史一人曰某當為南宫書佐一人曰某當為馳道都尉一人曰某當為司城主簿一人曰某當為遊佃使者一人曰某當為東垣

執戟言訖相引入穴而去明日掘視之乃鼠也河東記
報恩寺應中有李氏家于洛陽不畜狸者三世忽一日
李氏大集親友會食私堂既坐而門外有數百鼠俱人
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狀家僮驚異言於李氏李氏親
友乃空其堂而縱觀人去且盡堂忽摧圮其家無一傷
者悲夫鼠固微物也尚能識恩而知報况人乎宣室志
擁杖而號路敬淳為遂安令先是令多死敬潛欲辭妻
曰君不死獄而得全非生死有命邪從之到官有梟嘯

其屏鼠數十走于前左右驅之擁杖而號敬潜不為懼久之遷衛令新唐

白鼠入營王孝傑為清邊道總管初進軍平州白鼠晝入營頓伏皆謂鼠精胡象也白質歸命天亡之兆及戰乃孝傑覆焉

為妖王縉大歴中嘗將入朝其前榻囊中忽有一鼠長尺餘躍出公大懼顧謂其子曰我以不才謬居卿相無德而貴嘗懼有意外之咎今者妖異如是豈非禍之將

至耶後數日果得罪貶縉雲守宣室志

拱立許昌郝尚書士美元和末為鄂州觀察一日晨興出視事東帶已畢左手引韝未及陷足忽有一巨鼠過庭北面拱立而舞八座大怒驚叱之畧無懼意自擲韝以擊鼠則奔逸有毒虺墜于韝中向無鼠妖則以致臃指潰足之患闕史

銜卷進士李昭嘏舉十上不第時登科年已有主司並無薦託之地主司晝寢忽窺見一軸文卷在枕前看其

題處乃昭戩之卷令還於架上復寢暗視有一大鼠取其卷銜其軸復還枕前再三如此昭戩來春第後主司問其故乃三世不養猫皆云鼠報 聞奇錄 玉泉子

符斷僖宗末廣陵丐者杜可均嘗大雪訪街西酒家姓樂者求飲見主事者白人以衣換酒收藏不謹鼠齧其衣杜即令治淨室曰項年記一符能却鼠試書之既有驗可盡此室永無鼠矣生得符焚之鼠遂絶 桂苑叢談

掘鼠得粟天復中隴右大飢其年秋稼甚豐將穫之間

大半無穗有人就田畔斸鼠穴求之所獲甚多於是家家窮穴有獲五七斛者相傳謂之刼鼠倉飢民皆出求食濟活甚衆

燒尾 竇蟠久不第晚娶宇文翃女遂登科時杜尚宅遺火云因鼠尾踐火而作韋說因謂蟠曰魚將化龍雷爲燒尾近日鼠亦有燒尾者蟠大慙瑣言

進士呂口虞部郎中周仁愿監永豐倉有通謁云江州進士褚昌及見之如十歲小兒出一啟爲贄曰幽室微

光寒泉涸滴莊周之室已空孔氏之車何適㤙曰孔緒之車何故事也其人曰楊三楊三汝楊邁之孫楊中之子孔緒之事何必問也㤙怒欲擊之其人溘然仆地惟露幞頭巾子㤙遽逐之化為大鼠走入倉下

金玉精陳太者家貧好施嘗夜見一白鼠雪色緣其樹或上或下久之揮而不去陳言於其妻子曰衆言有白鼠處即有藏遂掘之果獲白金五十錠（稽神錄）

（葆光錄）白鼠身毛皎白耳足紅色眼眶赤者此乃金玉之精伺其所出掘之

當獲金玉云鼠五百歲即白耳足不紅者乃常鼠也錄異記

入牛角南漢劉玢初名洪度龍天子龔病卧寢中召右僕射王翻與語呼洪度小字曰壽命雖長然皆不足任吾事惟洪昌類我吾欲立之奈何吾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勢當漸小爾因泣下歔欷五代史

鼠膽鼠膽在頭活取則有雜俎

食巴菽鼸鼠地中行鼠百勞所化亦作蚡鼠字

食巴菽人食礜石而死蠶食而不飢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淮南說林

庚申甲子夜鼠伏庚申夜蝙蝠伏瑣碎録

拱鼠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置兵文子拱鼠形如常鼠行田野中見人即拱手而立人近欲捕之即跳躍而走去秦川有之録異記　詩相鼠有體人而無禮陸璣云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頭上跳舞善鳴韓退之城南聯句云禮鼠拱而立

孫樂云相地名 按地志相州與河東相隣則知相州有此鼠詩人蓋取譬焉若如毛氏以相為視則視物之有體與皮者皆可以喻禮何以取鼠

紅飛鼠紅飛鼠多出交趾及廣管瀧州背腹有深毛茸茸然唯肉翼淺黑色多雙伏紅蕉花間採捕者若獲一則其一不去南中婦人皆買而帶之以為媚藥 嶺表錄異

鼷鼠鼷鼠首尾如鼠色青黑短足百指形大重千餘斤出零陵郡界不知所來民有災及為惡者鼠輒入其田

中振落毛衣皆成小鼠食其苗稼而去或捕得鼷鼠者治其皮食為帶頗能滋筋為其三毛出於一孔與常皮有異人多寶之録異記

家鹿嶺南人食鼠謂之家鹿倦遊録

蜜鹿嶺南僚氏如為蜜喞即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飼之以蜜釘之筵上囁囁而行以筯夾取咬之喞喞作聲故曰蜜喞僉載　廣南府儂人飲食無美味嘗醢鼷鼠捕飛蟲噉之雲南志

竹鼠　竹鼠如小狗大食竹根出封溪縣（交州記）竹貂者食竹之鼠也生於深山溪谷竹林之中無人之境非竹不食巨如野狸其肉肥脆山民重之

鼠王國　西域有鼠王國鼠大如狗著金環（枷）中者如兔小者如常鼠頭悉白商估有經過其國不先祈祀者則齧人衣裳得沙門呪願使獲無他釋道安昔西方親見如此俗諺云鼠得死人目精則為王（異苑西域諸國志）

鼠王鼠母　舊說鼠王其溺精一滴成一鼠一說鼠母頭

脚似鼠尾蒼口鋭大如水斗性畏狗溺一滴成一鼠時有鼠災多起於鼠母鼠母所至處動成萬鼠其肉極美酉陽雜俎

辟毒鼠大秦國出辟毒鼠

褥特鼠罽賓國武德十六年獻褥特鼠喙大而尾赤能食虵有被虵螫者鼠輒臭而尿之其瘡即愈舊唐

獻金錢釋善無畏至烏萇國有白鼠馴遶日獻金錢宋高僧傳

毗狸 契丹國產大鼠曰毗狸形類大鼠而足短極肥其國以為殊味穴地取之以供國主之膳自公相以下皆不得嘗常以羊乳飼之頃北使嘗獲至京烹以進御本朝使其國者亦皆得食之盎極珍重之也 澠水燕談 刁約使契丹戲為詩云押燕夷離畢看房賀跋支餞行三足裂密賜十毗狸毗狸如鼠而大穴居食果穀味若豘而脆契丹以為珍膳 續揮尾 狀如大鼠極肥腯甚畏日為隙光所射輒死 陸氏舊聞 有北令邦者以其肉一臠置之食物之

遼史國語解云伊勒希巴
即參知政事也引刀約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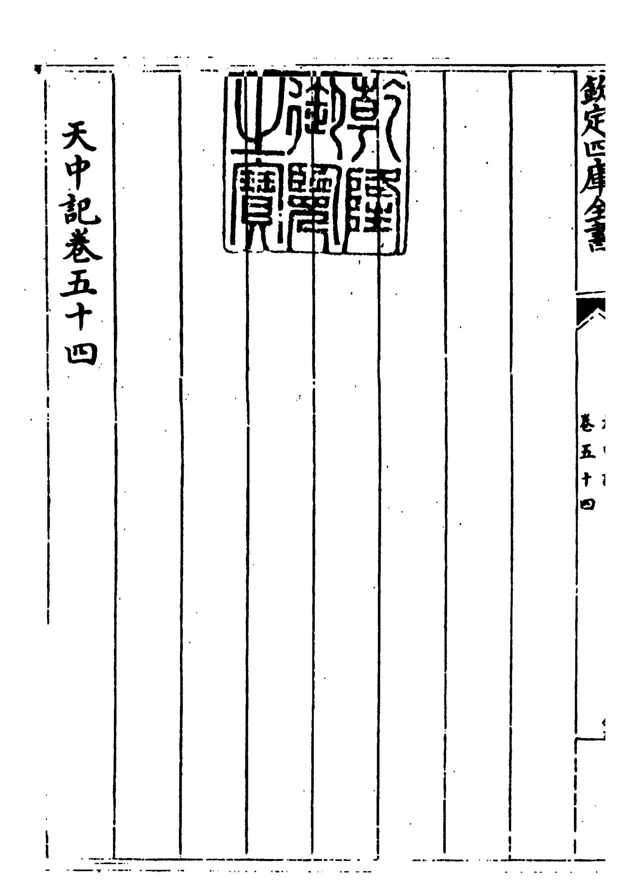
𥁕則立糜爛是以愛重王休使遼録

松鼠尸子曰松柏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說文山如堂者密

夜猴宣大間産黄鼠土人珍之凡捕之者必畜髬尾鼠數隻名夜猴兒能嗅黄鼠穴知其有無有則入囓其鼻而出

白貂耶律德光𣧑白貂以衣晋髙祖五代史

契丹西北至伊奇哩多黑白黄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足陷虜記



天中記卷五十四